



舟头山遗址出土的骨哨(陈斌荣 摄)



考古人员在做动物骨器的鉴定,前边的最大块就是来自舟头山(陈斌荣 摄)



考古人员通过贝壳特征观察鉴定(陈斌荣 摄)



舟头山遗址出土的骨哨保存完好的标本(陈斌荣 摄)



鸟瞰舟头山遗址(一期)(陈斌荣 摄)

(一)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

在宁波市海曙区天一家园的一幢房子里，有一位老人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大海啊故乡》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今年是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各种报道经常在眼前闪现，老人沉寂已久的记忆不时被唤起。

这位老人叫林士民，今年89岁高龄。他两次参加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是宁波探索海洋文化起源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也是宁波文博领域唯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当笔者问起50年前那场“当惊世界殊”的考古发掘时，老人沉默半晌，目光移向窗外，顺着时光隧道，记忆的大门缓缓打开。

那是1973年7月的一天，烈日炎炎，一丝风都没有，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唤，路旁的杨柳低垂着头，没有一点精神。

“那天我正陪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王士伦在保国寺考察，商讨保国寺大殿的维修方案。”林士民回忆。这座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掩映在青山翠林中，早在1961年3月，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是宁波人最佩服骄傲的“国宝”。

外面热似蒸笼，保国寺里却凉爽宜人。林士民一行一边欣赏着精妙绝伦的建筑工艺，一边研究保护措施。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余姚发现了大量骨器、陶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请你们去看看。”

林士民当年39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工作已经10多年了，是宁波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专家。史前生产工具在北方地区的遗址发掘中偶有出现，地处东海之滨的宁波地区，除了低山丘陵之外，大多是地势低洼、淤泥深厚的地形环境，史前考古一直是空白。大家普遍认为，数千年的古老人不会选在这里生活。林士民对出现“大量骨器”将信将疑。

但林士民也不敢怠慢，一行人当即辗转赶到现场。眼前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满地狼藉的田野，动物的骨头、骨器、残木、草绳散落在淤泥中，田埂上还有数不清的陶片，特别是几米深的基坑里，成堆成堆的稻谷金灿灿的，颖壳上的稃毛及谷芒清晰可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他地方的遗址中找到一两粒碳化的稻谷，就会当宝贝一样。”林士民说起当时的情景，眉飞色舞。随后，一批一批的专家从北京赶来，从杭州赶来，一轮一轮地分析、论证……最后对出土样品进行碳14测年，结果表明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

“1973年和1977年两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工作我都参与其中，第一次发掘面积只有五六

百平方米，第二次发掘面积2000余平方米。”豪气之年的林士民虽然听力有些退化，但记忆力好得惊人，很多数字脱口而出。

河姆渡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规模最大、意义最大的考古发现，轰动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华文明单一起源论的传统观念。自此大家公认，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自豪、最幸福的事情！”林士民说。

河姆渡文化写进了教科书，林士民感到很骄傲。但他有时候会看着河姆渡出土的金枪鱼的骨头沉思，有时候会看着河姆渡出土的船桨发呆。“我一直认为，河姆渡不应该只是农耕社会的文化符号，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水网密布，通往辽海，距离海岸线只有约40公里。”

此后，林士民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河姆渡海洋文化属性的研究上。

林士民认为，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有了漂洋过海的实际，掌握了海洋捕捞的技能。动物考古专家研究发现，河姆渡出土的61种动物残骸中，水生动物达19种，显著可分的鱼类个体有1570个。遗址中许多煮食用的陶釜中残留着龟、鳖、蚌、鱼等动物遗骸，其中有一个陶罐内竟存有满满一罐完整的龟、鳖壳，有些地层里龟甲壳成堆，甚至在狗粪中还发现了许多鱼骨，这充分证明了当时河姆渡先民渔猎活动非常频繁，捕鱼业十分发达。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8支木质船桨，也采集到一件陶舟的模型，它正是河姆渡人制作独木舟的缩影。”林士民说。

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了鲸脊椎骨和鲨鱼牙齿。这两种海洋庞然大物究竟是河姆渡人的战利品，还是随海潮冲没搁浅于海滩而为河姆渡人所获？有待考证。但这让人们对河姆渡人是否已拥有帆船，产生了无限遐想。

“中国有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宁波地处大陆海岸线的中间位置，紧贴北纬30度。这里温暖湿润，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非常适合人类繁衍。河姆渡会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吗？”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林士民一时无法破解远古之谜。不过，他将探索宁波海洋文化起源作为终身追求。

7000年前河姆渡人使用的古朴陶片让他获得灵感，他决定从陶瓷器研究入手。“陶瓷器千年不腐，万年不烂，通过陶瓷器研究，可以判断历史年代，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经济面貌、科技水平。”林士民在20世纪80年代主持了宁波古城遗址、市前遗址、码头遗址等考古工作，发掘了丰富多彩的古窑，先后发表了近50篇关于越窑青瓷的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1998年，他出版了35万字的专著《青瓷与越窑》。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院长林国聪



林士民(右)在河姆渡考古现场(受访者供图)

说，林士民先生对宁波海洋文化溯源的突出贡献是，以大量的第一手考古资料为基础，通过与周边诸国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很早就提出宁波港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这一论断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研究机构的广泛认同，并多次邀请他前去讲学授课。

林士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中。在女儿林浩的记忆里，父亲从没去过公园，也不看电视，甚至连电视机都不知道怎么开。三个小孩的培养重担都压在夫人鲍金琮身上。鲍金琮回忆说，有一次她出门去买菜，叮嘱林士民锅里在焖红烧肉，让他20分钟后把灶火关掉。她不敢放心，还把设置好的闹钟放在边上。过了约一个小时她回到家，在门口就闻到一股糊味。她赶紧跑去看，果然是厨房的火没关，好好的一锅肉全烧焦了。就在隔壁书房奋笔疾书的林士民却一点没察觉。

林士民还是宁波最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之一。早在1981年，他参与组织了宁波港海外交通史学术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1990年，林士民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一书。此后，他探索海洋文化的脚步没有停止，先后发表了50多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2002年，他的又一部专著《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出版。他的不少文章被译成日文、英文、韩文等。1995年，他获得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奖章，2001年获评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林士民希望通过考古人的努力，溯源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找到宁波人向海而生的遗传密码。

林士民的愿望得到了宁波考古人的呼应。

报告文学

大海啊，我的故乡

撰稿 崔小明 黄银凤

1978年，河姆渡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后，考古机构在余姚龙泉山组织了一场考古成果展。轰动性的新闻吸引了大量余姚及周边地区的人们前去参观，其中一支队伍是来自慈溪市天元中心小学的学生。100多个孩子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大多数人主要看个热闹，并不懂得这些坛坛罐罐和残木碎骨的历史价值。但其中一个性格有点腼腆、个子不高的男孩子踮着脚，伸着脖子看得格外专注，一双机灵的眼睛似乎看着脖子7000年的历史。

他叫孙国平，慈溪人，当年13岁，读小学五年级。他不会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与这次普通的参观产生神奇的链接。

1984年，凭着勤奋和努力，孙国平以慈溪市高考状元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他跟着名冠全国的老师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在浩瀚海洋中尽情遨游。未名湖畔留下了他晨读的身影，博雅楼下见证了他的苦苦求索。四年苦读，一朝圆满。

1988年，孙国平毕业了，他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他选择回到浙江从事考古工作。“野外考古调查是公认的苦活累活，长期待在荒郊野外，抛家舍业，很多人不愿意干。”“当时全班24个人，现在还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孙国平回忆当初的选择，脸色平静。从他深邃的眼睛里，没看到丝毫的悔意。

孙国平被分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史前考古研究。1988年，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工作已持续了10多年，丰硕的成果像高山一样难以超越。1988年下半年，孙国平参加了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慈湖遗址的发掘，认识了前去考察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林士民，便虚心向他请教。林士民很欣赏这个年轻聪慧的小伙子。

“小孙啊，你年轻轻，学历高，功底扎实，大有前途！”“我要向林老师学习，您参与挖掘的河姆渡遗址大了不起。”

“河姆渡还有另外的研究没有深入，等你们年轻人一代去发现。”



梅木文在井头山遗址(一期)发掘现场(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2019年，孙国平在井头山考古发掘时，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了一位年轻的考古专家参与考古发掘。他扎实的基本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得孙国平的赏识。他叫梅木文，出生于1987年，身高1.79米，阳光帅气，一表人才，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2015年，他来到宁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现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下同)从事史前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梅木文从小喜欢历史，大学虽然学中文，但他最爱看的还是历史书。史海畅游让他对历史产生了特别的情愫，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果断选择了考古学专业，一路读到博士毕业。

“历史书看多了之后，我总在思索，文字记载的一定都是历史真实吗？”梅木文找不到答案，但他认为，没有文字记载时期留下来的实物材料总不会是假的。

于是，他迷上了史前考古，希望从这里走进历史的真实。博士毕业后，梅木文曾面临很多选择，可以到高校当老师，也可以进博物馆搞研究，可他偏偏选择了最辛苦的考古工作。

“史前有那么多谜团待解，从事这项工作多有意义啊！”梅木文说。

在选择单位时，梅木文也有很多省级单位可以挑，但最后选择了宁波。“这里是史前考古重镇，探索海洋文化的起源，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

很幸运，梅木文参与的第一个考古项目就与海洋文化有关。经批准，2016年4月起，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了众多科研机构，对大榭遗址进行发掘。梅木文跟着所里的项目负责人多次参加发掘工作。

经过小半年的努力，发现史前至宋元时期各种遗迹50余处，出土了陶器、铜、石、玉质遗物200余件。

到了8月，第一期考古眼看接近尾声，不料

轻一代去发现。”

“您是说……”

“河姆渡不仅出土了水稻，还有很多海洋鱼类的骨头，河姆渡人的海洋活动，还没有人关注。”孙国平若有所思。

他的目光越过了辽阔的平原田野和连绵起伏的山脉，投向了深蓝壮丽的大海。

寻找河姆渡人的祖先，寻找中华海洋文化源头的历史责任落到孙国平身上。

之后，他活跃于浙江各地的史前考古现场，一铲一铲地搜寻海洋文化的遗迹。

2001年底，余姚市三七市镇一个工厂在打井时，钻出了很多陶片和骨器。田螺山遗址就此横空出世。这是距离河姆渡遗址发掘近30年后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此时孙国平从事史前考古工作已15年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孙国平主持了田螺山遗址的发掘工作。

2002年11月，位于杭州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独木舟标本经碳14测年，确定在大约8000年前。这是当时发现的国内最早的独木舟遗迹。

宁波史前的独木舟在哪里？田螺山会有吗？田螺山遗址距离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更靠近海岸线。孙国平充满期待。2004年至2014年，孙国平主持对田螺山遗址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揭露总面积1800平方米。

让孙国平高兴的是，发掘出大量海洋聚落属性的器物，比如鲨鱼、鳊鱼、金枪鱼、石斑鱼等海鱼骨头及30多件木桨，还有一处独木舟加工场遗迹。有些遗憾的是，虽然出土了一件独木舟模型器，但没有发掘出独木舟。

“不过，从这件独木舟模型看，比跨湖桥的独木舟造型更科学，尖头方尾，V字形船头底部，很有可能是航海工具。”孙国平判断。

孙国平还在孜孜以求，一等就是10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时间回溯到2013年10月，“菲特”台风席卷余姚，给余姚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水灾。台风过后，满地狼藉。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山村村民王

梅木文心里充满了疑问。他同时发现，这个灶周围散落有数量较多的柱状烧土支脚、石质支脚以及陶器等。

后来，经过多学科交叉研究，确认是我国最早的海盐业遗迹。也就是说，在4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海水晒盐。这艘船从哪里来，是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漂洋过海划过来的吗？这艘船又驶向哪里去？经过几千年的技术进步，如何从一艘拙朴小船成为今天的巍巍巨轮？海洋文化有太多的秘密需要破解。

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年轻考古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

“参加工作之前就知道从事考古工作很艰难，原本以为宁波方圆就几百把公里，即使在野外工作也能当天回家，没想到事与愿违。”

“这里有一群有情怀的考古人，孙国平老师平和的处世心态影响着每一位队员。”梅木文说，接

下来井头山遗址还会进行二期发掘，希望剖开层层淤泥后，“让8000年前的海洋故乡一步一步‘照进现实’”。

在先后参与了大榭遗址和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后，梅木文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2020年，梅木文配合省考古所王永磊老师主持了施舍古稻田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这种大规模稻田起源可能早至6500年前，并一直延续发展。这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为全面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让他更为高兴的是，遗址中发现了一艘宁波地区最早的独木舟。这也是继萧山跨湖桥、余杭茅山遗址独木舟之后浙江发现的第三艘史前独木舟。

独木舟是史前海洋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梅木文常常陷入沉思：这艘船从哪里来，是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漂洋过海划过来的吗？这艘船又驶向哪里去？经过几千年的技术进步，如何从一艘拙朴小船成为今天的巍巍巨轮？海洋文化有太多的秘密需要破解。

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年轻考古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

“参加工作之前就知道从事考古工作很艰难，原本以为宁波方圆就几百把公里，即使在野外工作也能当天回家，没想到事与愿违。”

“这里有一群有情怀的考古人，孙国平老师平和的处世心态影响着每一位队员。”梅木文说，接

下来井头山遗址还会进行二期发掘，希望剖开层层淤泥后，“让8000年前的海洋故乡一步一步‘照进现实’”。

在先后参与了大榭遗址和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后，梅木文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2020年，梅木文配合省考古所王永磊老师主持了施舍古稻田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这种大规模稻田起源可能早至6500年前，并一直延续发展。这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为全面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

让他更为高兴的是，遗址中发现了一艘宁波地区最早的独木舟。这也是继萧山跨湖桥、余杭茅山遗址独木舟之后浙江发现的第三艘史前独木舟。

独木舟是史前海洋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梅木文常常陷入沉思：这艘船从哪里来，是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漂洋过海划过来的吗？这艘船又驶向哪里去？经过几千年的技术进步，如何从一艘拙朴小船成为今天的巍巍巨轮？海洋文化有太多的秘密需要破解。

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年轻考古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

“参加工作之前就知道从事考古工作很艰难，原本以为宁波方圆就几百把公里，即使在野外工作也能当天回家，没想到事与愿违。”

“这里有一群有情怀的考古人，孙国平老师平和的处世心态影响着每一位队员。”梅木文说，接



孙国平在井头山考古工地清理用芦荻纤维编织的独木舟(陈斌荣 摄)

家的电话，他蹲下身去，抚摸着脚下的土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30多年光阴如白驹过隙，曾经满头白发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多年的艰辛努力收获了累累硕果，孙国平发表了数十篇、上百万字的学术论文，无可辩驳地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上的学术地位。

“一生许古”，初心不改。这些天，工作之余，孙国平在余姚市三七市镇各个楼盘房子，他准备卖掉杭州的那套旧房子，在这里安家个家。“有个楼盘不错，在井头山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之间，叫‘桃李春风’，就是价格有点小贵。”孙国平乐呵呵地说，“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漂泊一生，总要落叶归根，我的余生将与井头山、田螺山为伴。”

8000年前的海洋故乡还隐藏着数不清的秘密。孙国平说：“揭开更多的谜底，恐怕要交到下一代考古人的手中！”

“实在太忙了，一个人要顾好几几个考古工地，一周有两天回家就不错了。”

梅木文和妻子读书时相识相恋，读博士时，妻子到吉林一边工作一边陪读。博士毕业后，妻子辞掉了吉林的工作，跟着他来到宁波。原本，他想要给妻子一个安稳的家，但现在两个孩子和家里的老人都要妻子照顾。

“特别愧疚的是，妻子早产生二孩的时候，我正在渔山列岛水下考古，当时遇到风浪无法返回，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3天了，所幸母子平安。”说起这段往事，梅木文眼圈有点红。

梅木文说，人活着，总得有个追求。参加工作8年来，他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有的刊登在国家级刊物《考古》杂志上。

“选择考古古人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

“参加工作之前就知道从事考古工作很艰难，原本以为宁波方圆就几百把公里，即使在野外工作也能当天回家，没想到事与愿违。”

“这里有一群有情怀的考古人，孙国平老师平和的处世心态影响着每一位队员。”梅木文说，接



遗址前的镇头村



博物馆发掘工作场景



现场分检出土遗物



2003年6月12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隆重开放(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供图)